

通俗唱本



三請
樊梨巷

(二人轉)

內容簡介

这是一出經過改編的二人轉拉場戲。主要故事是写薛丁山將妻樊梨花貶至寒江，后薛被困，派姜須三下寒江請樊，最后薛亲去寒江請罪，樊始出兵。故事生动，富有风趣，既可演出，又可閱讀。

基藏

三請樊梨花

(二人轉)

溫長淮 改編

黑龍江人民出版社出版 (哈爾濱道里森林街副14號)

黑龍江省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001號

地方國營建設印刷廠印刷 新華書店黑龍江分店發行

開本 787×1092 公厘 $\frac{1}{50}$ · 印張 $\frac{18}{25}$ · 字數16,000 · 印數1—18,000

1958年6月哈爾濱第1版 1958年6月哈爾濱第1次印刷

總號：447

統一書號：T10093·125 定價：(7)九分

人物：樊梨花。

姜 須。

薛丁山。

丫 环。

薛 礼。

第 一 場

〔姜須上場。〕

姜：（念）領了元帥令，

勾奔寒江关。

搬請樊梨花，

搭救薛丁山。

（白）俺！霸王姜須。隨同平遼王，薛老伯父征西。不想西凉大督都苏海，武藝高強，將天朝人馬圍困在鎖陽关，里无粮草，外无救兵。也是薛丁山一时疏忽，中了苏海毒箭，命在旦夕。薛老伯父命我寒江搬請樊氏梨花嫂嫂，一來是医治大哥；二來是大战苏海。

事不宜迟，就此馬上加鞭！

〔姜跑下。

第 二 場

〔樊梨花上場。

樊：（念）与唐主費尽心力。

被丁山二貶寒江。

（白）奴，樊梨花。可恨薛丁山，負義之徒。絲毫不念夫妻之情，將我兩次貶在寒江。思想起來呀，咳！真真恨死人也！

（唱）思想起來悶悠悠，

夫妻之情他一旁丟。

貶我寒江整兩次，

受盡淒涼度春秋。

都說我們是夫婦，

誰知道一對鴛鴦不能并翅游。

只成想成夫妻我們恩又愛，

誰成想配蓮藕我們反成仇。

我有心領達兒攻破唐營寨，

殺他个尸首遍地血水流。

咳！想來想去不忍这么來作，

还盼望薛丁山能够回头。

千愁万恨我自己劝，

伤心的眼泪背地流。

〔丫环上场送茶。然后出来，正好碰着上场的姜须。

丫：（白）哟！这不是唐营的姜二爷吗？

姜：好说，你不是我嫂子的丫环春梅吗？

丫：是我。我说姜二爷，你怎么不通报一声，就慌慌张张的闯进来啦？

姜：你不知道，我有急事想见我嫂子。

丫：要叫我，你就别讨没趣儿。我们姑娘都恨透了你们唐营的人啦。

姜：我是为我大哥薛丁山来的。

丫：不提他倒好，一提他呀……

姜：怎么样？

丫：火更大啦！

姜：可是你一提我姜二爷……

丫：提起唐营谁来，我们姑娘都恨得牙痒痒。可是提起姜二爷您……

姜：就没气啦。

丫：气不打一处来！

姜：快别闹啦。春梅你给通报一声。

丫：我呀！我不捅马蜂窝，你自己进去吧？

〔丫环跑下。

姜：說良心話，我也真害怕，樊梨花是个殺人不眨眼的魔王。薛丁山連貶她兩次，她都把唐营的人恨苦啦！怎么办呢？我先偷着看看她干什么呢？（偷看樊。樊正在暗泣）哎呀，她哭呢！准是想起伤心的事啦！我这时候进去，不是火上加油嗎！她眼睛一瞪，（学樊的声音）來呀！將姜須給我砍了！”那就全完。怎么办呢？（想一下。）有啦？我先把她逗乐了，叫她心里痛快。然后我看事作事，反正笑着比哭着好办事。我怎么逗他呢？我裝我大哥薛丁山，逗她一下子。然后我就說薛丁山怎样想她，把她騙到鎖陽去。对！就是这个主意。（装模作样的咳嗽一声：嗯咳！）

樊：（一惊，赶紧擦泪）外面什么人？

姜：拙夫薛丁山來了。

樊：誰？

姜：你連拙夫的声音都听不出來了？

樊：（当时大喜，但馬上控制住，轉为怒气冲冲）你乃唐朝先鋒官，到我寒江所为何事？

姜：拙夫从前作事，实屬非礼，今日給娘子賠礼來了。娘子我……我賠礼來了。

樊：你貶我寒江兩次。我們夫妻之情，已經斷絕！
你快快離開此地。

姜：娘子，你……你好狠心哪！

樊：不是我無情，是你無義！

姜：娘子你好狠心哪！

樊：不要多言，快快離開此地！

姜：娘子！拙夫知罪了。常言道：一日夫妻百日恩，百日夫妻似海深，千日夫妻够不着底兒，我……我……（哭起來。越哭越傷心，越哭聲音越大。樊也隨着哭起來——先是以袖沾淚，隨之也哭出聲來。）樊梨花不要我了，我也不活了。（唰的抽出寶劍。樊馬上一驚，止哭。）我就死到這兒吧！（姜須一樂，背過身去，把寶劍放到脖子上。）

樊：將軍慢來！慢來！（樊急出拉住姜的手）將軍千萬死不得。

姜：別拉着我，我不活了！

樊：將軍！你要一死，為妻……（嗚咽的）怎樣……生存哪？……（哭起來。）

姜：（猛的轉過身來）噢！

樊：（當時止哭，害羞的）好一個大胆姜須，你竟敢戲耍起我來了！

(唱)羞的梨花紅了面，

大罵姜須天殺的。

我看你不知天高与地厚，

今天我要剝你皮！

(樊回身走进屋里。姜随之进去)

姜：(白)別別，嫂子哪好意思呀！嫂子小叔子开个玩笑，你就急啦！

(唱)姜須滿臉陪着笑！

連連作揖叫嫂子，

叔嫂不过逗个笑，

嫂子何必动真的。

我找嫂子有重要的事兒，

樊：(白)什麼事？

姜：(唱)提起此事我泪悲泣。

(大声的哭起来。)

樊：(白)姜須兒呀！你笑什麼呀？

姜：(唱)我这是哭不是笑！

樊：(白)你哭什麼呀？

姜：(唱)我哭薛哥你女婿。

樊：(一惊)(白)莫非他死啦？

姜：(唱)他中了苏海的毒药箭，

樊：(着急的)(白)是不是死啦？你快說呀！

姜：（唱）心口还有一点气。

樊：（白）死不了的姜須，你吓死我啦。他怎么中的药箭哪？

姜：（唱）他与苏海疆场战，

殺的血水成河遍地尸。

苏海詐敗往回走，

薛哥背后追的急。

苏海回头甩药箭，

薛哥翻身落征驹。

我眼急手快把薛哥搶！

薛哥人事不知昏昏的。

元帅叫我把嫂嫂請，

搭救薛哥你女婿。

樊：（沉着的冷笑）（白）要我搭救他，我是他的什么人哪？

姜：你们是親親热热的兩口子唄！

樊：我說你們唐营的人，都忘了薛丁山兩次貶我寒江了嗎？

姜：嫂子，你是只知其一，不知其二。我薛哥，現在天天想你，想你想的瘦的像个金人似的。

樊：姜須你再胡說八道，我就剝了你的皮！

姜：你看你怎么不信呢？那天薛哥还跟我說了

呢。(学薛丁山)“姜須呀!你去把你嫂子給我接來吧!”我說我不去。他問为什么。我說我把嫂子接來,你再來个三貶樊梨花。我薛哥說:“不能啦,我現在白天想她,夜晚想她……”

樊: 姜須,你要挨打?

姜: 本來嗎!薛哥說他要再貶你,他就要被天打五雷轟!

樊: 姜須,这是真的?

姜: 姜二爺多咱也不說假話。

樊: 姜須。

姜: 嫂子。

樊: 我不能去。我已經立下誓愿,今后,永不为唐营出力报效。

姜: 哎呀嫂子!这可不是鬧着玩兒的時候。苏海的葯箭可十分利害,人要中了,七七四十九天就要化为膿血。到那时候,你可是个……

樊: 什么?

姜: 年輕輕的小寡婦!

樊: 薛丁山活着我住在寒江,他死了我也住在寒江。死不死与我无干!

姜: 得了吧!嫂子,我明白。你咀里这样說,心里恨不得一步迈到鎖陽关。

樊：姜須，你再要胡言亂語，你摸摸你的腦袋！

姜：呀哈！來真格的啦！嫂子，我告訴你吧！我到這里來，一來是搬請你給我薛哥治病，二來是搭救薛老伯父。他現在被蘇海困在鎖陽，內無糧草外無救兵，眼看要城破人亡。難道你就一點兒也不念翁媳之情嗎？

樊：呀！（唱）梨花聞听頭低下，

心中暗暗犯尋思。

聽說強人中葯箭，

心慌意亂真着急。

恨不得一步邁到鎖陽去

又怕姜須把我來“臊皮”

姜須說公爹鎖陽被圍困，

我何不順水推舟下樓梯。

回頭我把姜須叫……（加白）姜須！

姜：（白）嫂子！

樊：（唱）我問你公爹被困是真的？

姜：（白）真的真的！已經被困一個多月啦。

老人家眼看要玩兒完啦。

樊：如此說來，我必須前往鎖陽解圍啦？

姜：嫂子，你開天恩吧。

樊：嫂子要不去，也对不起二弟你呀！

姜：嫂子，我領情啦。

樊：好，馬上動身！達兒們！（內白：有！）我要前往鎖陽解圍，爾等要好好把守寒江！（內白：尊令！）姜須！

姜：在！

樊：帶馬！

姜：得令！（姜給樊帶馬。樊上馬，姜來個吊毛）呀哈！

樊：二弟，隨我來呀！

〔樊急下。

姜：你看把她急的。

嫂子你慢走，（一边上馬一邊說）姜——須——來——也！（一騙腿跌倒。）哎呀！〔姜須馬上起來，癢着跑下。

第三場

〔薛禮上場。

薛：（念）被困鎖陽關，
心神不得安。
可恨賊蘇海，
箭傷薛丁山。

（白）本帥，平遼王薛禮。奉了萬歲旨意，征討

西涼。怎奈苏海武藝高強，將本帥圍困鎖陽關。日前丁山兒出馬，与苏海大战一百余合。也是丁山一时大意，中了賊子的毒箭。我已命姜須前往寒江搬請樊梨花，一來是医治丁山，二來大战苏海！姜須去了多日，为何还不回來？

〔上探子。

探：报！（跪下）啓稟元帥得知：西城門以外，敌营大乱！

薛：再探！

探：得令！

〔探子下。

薛：敌营大乱，一定是姜須樊梨花到了。

〔探子上。

探：报！（跪下。）姜須樊梨花，連斬四員番將，來到城門以外。

薛：开城迎接！

探：得令！

〔探子急下。

薛：果然是他們到了。苏海呀，苏海！你的死期到了！

〔樊梨花手提大刀姜須提枪上場。

樊：我說姜二弟呀！咱們這是來到哪啦？

姜：這是元帥的大帳。請進吧！（二人進帳。）

樊：（看見薛，上前施禮）參見爹爹。

姜：（同時的）。參見伯父。

薛：罷了，兒呀，一路辛苦了。

姜：我說伯父，我薛哥傷勢如何？

薛：（嘆氣）病入膏肓。

姜：嫂子，那就趕快醫治吧，我去把他抬出來。

〔姜須下場。探子急上。〕

探：報！蘇海攻城甚急。

薛：再探！

樊：父帥！待兒出馬將蘇海生擒過來。

薛：且慢，丁山傷勢十分嚴重。先給丁山治病要緊，待為父調動眾家將官，與那賊撕殺一陣，我兒快些前來接應！

樊：尊令！

〔薛下場。在幕後喊：眾將官！迎敵去者！〕

〔姜須背薛丁山上場。〕

姜：嫂子，你看他怎麼人事不知呀？

樊：（看一下。）呀！中了毒箭了。二弟，快取些清水來。（姜須拿來水。樊取出藥，給薛丁山灌下。）二弟，喚他几声。

姜：大哥醒來！

山：哎呀！

(唱)忽听有人叫几声，

周身麻木骨头疼。

强打精神慢睜眼(起身)

(加白)苏海哪里走！看槍，(摔倒 姜樊馬上扶起)

(唱)原來我是在屋中。

姜：(白)大哥！

山：你……你是姜二弟？

姜：是我呀！

山：(問樊)你……你是……

樊：將軍，你好了？

山：(認出是樊梨花)啊！賤人！

樊：將軍！……

山：(唱)用手一指罵連声：

大罵樊氏理不通。

你是水性楊花女，

姜：(加白)大哥！你这是干么呀？

山：(唱)喪失人間倫理情。

快快与我滾出去，

姜：(加白)我把她請來，可不容易呀！

山：(唱)今后別進我帳中。

樊：梨花聞听气炸肺，

渾身气得战兢兢。

姜：(加白)嫂子你可別生真氣呀！

樊：(唱)為你跑了千里路，

姜：(加白)一路上，我們連飯都不顧吃呀！

樊：(唱)你把救命之恩一旁扔！

姜：(加白)太喪良心啦！

樊：(唱)要不是你爹把我請，

樊梨花万万不能到唐營。

姜：(加白)那可不！

樊：(唱)你要无情休怪我无义，

姜：(加白)对！

樊：(唱)今后你我各西东！(回身要走姜馬上拦住)

姜：(白)哎呀嫂子！可千萬別这样，走不得！

樊：閃开！

姜：哎呀我一个人兒的好嫂子，你可千萬別走！你別听他的，他是火大燒的，說胡話呢！

樊：姜須，我是水性楊花之人，在這兒呆着有什么意思呀！

山：住口！你本是丑鬼楊凡之妻，我薛丁山堂堂男

子豈能要你这有夫之妇!

姜: 我說你少說一句不行嗎! 你怎麼打鐵不看火候兒呀? 苏海正攻城哪!

樊: 薛丁山哪, 薛丁山!

(唱)樊梨花恨自己,

錯把糞土当金子。

我把你当作有情有意的英雄漢,

誰道你原來是个忘恩負義的。

山: 未从說話你想一想,

一女二聘是何意?

樊: 楊凡乃是爹爹許,

梨花根本不愿意。

山: 婚姻大事由父母,

樊: 自选丈夫也是應該的。

姜: (加白)哎呀! 你們別打了!

山: (唱)說此話真真不知耻,

樊: 无情无义才是可耻的。

山: 一句話罵的我无名火起,

回身我把宝劍提。(拿起宝劍)

姜: (加白)你怎麼动刀兒啊!(拦丁山)

樊: (唱)一見强人拿宝劍,

不由梨花柳眉立。